



名家导读版

外国文学名著精粹全集

Reading Guide Edition

(1605—1831卷)



堂·吉珂德
鲁滨孙飘流记
傲慢与偏见
红与黑
巴黎圣母院

华夏出版社

世界经典 百年阅读

毕淑敏、史铁生、张抗抗、刘恒、
石钟山、叶辛、李功达等三十余位著名
作家亲笔缩写并联手力荐

帮助读者以最短的时间

最便捷的渠道

最有效的方式

最高的效率

研习最经典的外国文学名著

ISBN 978-7-5080-5201-4



9 787508 052014 >

定价：39.80元



名家导读版

外国文学名著精粹全集

Reading Guide Edition

(1605—1831卷)

堂·吉珂德

鲁滨孙漂流记

傲慢与偏见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文学名著精粹全集:名家导读版.1605~1831 卷/母国政等缩写.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6

ISBN 978-7-5080-5201-4

I. 外… II. 母…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外国-近代-缩写本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5428 号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北京瑞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9年6月北京第1版

200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720×1030 1/16 开

印 张:32.25

字 数:573千字

定 价:39.8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外国文学名著精粹全集》编委会

总 编 辑 高文柱

执行编委 王卫平 倪友葵

执笔撰稿 (按姓氏笔画排序)

毛志成 王金陵 王光明 史铁生

石钟山 母国政 叶 辛 孙幼军

孙绍振 刘 恒 刘毅然 刘庆邦

刘登翰 毕淑敏 朱晓平 朱苏进

项目统筹 福 元 景 立

责任编辑 赵 楠 韩 平 赵英敏 王俊花

马菁屿

总 目 录

堂·吉珂德	1
鲁滨孙飘流记	101
傲慢与偏见	173
红与黑	265
巴黎圣母院	389

堂·吉珂德

[西班牙]塞万提斯 著

陶正 缩写



“桑丘，让他们管我叫疯子吧，我还疯得不够，所以得不到他们的赞许。”

导读链接

米盖尔·台·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1547—1616)是享誉世界文坛的西班牙作家。但他一生潦倒,令人感叹。

塞万提斯生于马德里一个穷苦医生家庭;23岁入西班牙驻意大利军队当兵;作战中三次负伤,左手致残;回国途中被海盗俘虏,在阿尔及尔做奴隶;四次组织逃亡,均告失败;五年后由西班牙修士赎回;归国靠写作维持生计,难以糊口;37岁成婚,妻子薄有资财;后求得采购员、收税员等职,又几遭横祸,数度入狱(据说《堂·吉珂德》第一部即是在狱中开笔);58岁时《堂·吉珂德》第一部出版;68岁时第二部出版;次年(1616年)4月23日去世;墓址不详。

塞万提斯著有牧歌体传奇《加拉泰》第一部;剧本《努曼西亚》、《尚未上演的八出喜剧和八出幕间短剧》;短篇小说集《模范故事》;长诗《巴拿索神山瞻礼记》;长篇小说《贝尔西雷斯和西希斯蒙达》等。但论及文学成就,仍以《堂·吉珂德》为最。此书充分调动了作者的阅历和体验;展现了作者的思想、才学和个性。小说主人公虽不能说就是作者自身的写照,毕竟浸润了塞万提斯的大量识见、情感和对人生五味的深重领悟。如果说堂·吉珂德是哈哈镜里的影像,那么,说塞万提斯是对镜省察之人,或也未为荒唐。

《堂·吉珂德》是西班牙文学巨擘米盖尔·台·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的长篇杰作。此书问世后(上部1605年出版、下部1615年出版)迅速享誉世界文坛。小说主人公堂·吉珂德更在文学画廊中占据了显赫位置,并流传后世,成为脍炙人口的艺术典型。

然而,这究竟是怎样一种典型呢?几百年来,广大读者又有诸多不同理解;评论家们也是众说纷纭。有人把他看作喜剧人物——一个疯癫、滑稽、古怪、鲁钝的倒运骑士;有人把他视为悲剧角色——一位重义、尚勇、愤世嫉俗的落魄英雄;有人崇敬他信仰的执着;有人讥笑他追求的虚幻;有人称赞他立身的严肃;有人哀叹他处世的愚顽;有人从他的痴迷中看到了聪颖;有人在他的渊博中发现了狭隘;有人从笑料中感悟出人生哲理;有人在



调侃中解析出警世恒言;有人说他有平民意识;有人说他有贵族情结;有人说他在寻找未来;有人说他在召唤亡灵;有人说他崇尚理念;有人说他向往自然;有人说他是时代的产儿;有人说他是历史的弃婴;有人说他是讽刺家;有人说他是殉道者;有人为他开怀大笑;有人为他黯然神伤;有人津津于满纸荒唐语;有人汲汲于一把辛酸泪……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哪一种见解或态度正确呢?

都有道理。人们都从不同角度涉及了堂·吉珂德的外貌或内在特征。这正是塞万提斯的高明之处。他用夸张的手法,成功地塑造了堂·吉珂德这个活灵活现的血肉之躯——这个典型性格貌似简单却不能一言以蔽之;极其鲜明、强烈,却又有着诸多侧面和层次;留给读者的外部形象似是十分统一,引发的内在判断竟又莫衷一是;人们可以从中得到各自不同的感受、启迪、教益乃至生活比附和借镜。

必须说明的是:杨绛先生对《堂·吉珂德》的翻译几近完美,而为普及阅读压减了五分之四篇幅的这个简读本却不得不删改了许多华彩段落,不能不对堂·吉珂德的艺术形象有所损伤。对小说第二主人公桑丘砍伐更狠,使这一典型形象减色更多。缩写者无能,只能迁怪于桑丘天生的侍从身份了。



1 堂·吉诃德自正名分

一位年近五十的绅士，闲住在拉·曼却的一个村庄。他那一类绅士，一般都有一支长枪，一面盾牌，一匹瘦马和一只劣狗。他平常吃沙锅杂烩——这就要花掉四分之三的收入。他要再穿一套粗呢子衣服，就会把剩下的钱花光了。他根本就不管家业生计，一天到晚津津乐道地阅读骑士小说，到了废寝忘食、通宵达旦的境地。他的脑子里充满了魔法武术、争凶斗狠、扶弱济世、恋爱调情之类的浪漫情致，并且把绝对的荒诞当成了绝对的真实。

终于，他走火入魔了。他决计也做个游侠骑士。他要周游世界，铲尽人间不平，一方面为国家效力，一方面使自己名传千古。主意已定，他便着手行动起来。他从角落里找出一副曾祖传下的生锈的盔甲，精心擦拭了一番。顶盔的面甲失落了，他用硬纸做了一个。做好后拔剑刺两下试试，一个星期的辛苦就白费了。他重又做了一个，衬上了几条铁皮。这次他不肯再检验，就当它是牢不可破的了。

他又想到了自己的马。他的马骨瘦如柴，蹄子上满是裂纹。他却认为这是匹良驹神骏。既是好马，就该有个好名字。他苦苦思索了四天，最后决定叫它“驽骖难得”。“驽”是红色的毛皮，“驖”是跑不快的劣马，不过加上“难得”二字，一切当然就另当别论啦！

马的名字挺响亮，人的名字也得高贵。这次他想了八天，决定自称堂·吉诃德。可是，小说中大名鼎鼎的骑士们还要在自己的名字里附上国名，以为国增光，他就也在自己的名字后面缀上了家乡的地名：堂·吉诃德·台·拉·曼却。

盔甲已然齐备，马和人都正了名，下面就要找个意中人了一——游侠骑士没有意中人，如同树没有叶子，躯壳没有灵魂。他心驰神往：假如我碰上个巨人，把他打翻在地，我就命令他去拜见我的意中人。他应双膝跪倒，低声下气地说：“小姐，有一位赞不胜赞的骑士堂·吉诃德·台·拉·曼却把我打败了，命我前来听您差遣……”想到这儿，我们的骑士神采飞扬。他曾经爱上邻村一个腌猪肉出名的姑娘，尽管那姑娘对这事毫无觉察。他认为那姑娘是最好的意中人选，就给她取了个带有公主味道的名字：杜尔西娅·台尔·托波索。

2 堂·吉诃德弃家出走

炎炎七月的一个清晨，堂·吉诃德戴上头盔，挎上盾牌，提上长枪，骑上驽骖难得，离家出行。他血热中肠，一心要履行扫荡暴行、伸雪冤屈、补救过失、改革时弊的神圣职责。走到郊外，他忽然一惊，想到一桩非同小可的事：他还没有正式封授为骑士。按骑士道的规则，还没有资格与任何骑士交战……再转念一想，倒也无妨，前面碰到个什么人，请他封授自己，也就行了。这反倒更能显出骑士生活的不凡和浪漫。

他一边独自前行，一边陶陶然自言自语道：

“记载我丰功伟绩的真史，将会万古流芳。执笔的博学之士，将用这样的文词写出这样的一章——金红色的太阳神把他美丽的金发撒向广阔的地面，毛羽灿烂的小鸟用它宛转的啼声迎来玫瑰色的黎明女神。她呀，离开了醋坛子丈夫的软床，正在地平线上的一个



个门口、一个个阳台上和世人相见。这时候,著名的骑士堂·吉诃德·台·拉·曼却已经抛开懒人的鸭绒被褥,骑上名马驽骍难得,走上古老的、举世闻名的战场……”

他又痴情颠倒地说:“啊,杜尔西内娅公主,束缚我这颗心的主子!你严词命我不得瞻仰芳容,你这样驱逐我、呵斥我,真是对我太残酷了!小姐啊,我听凭你辖治,只为一一片痴情受尽折磨,请你别把它忘掉啊!”

大路旁有座客店,门口倚着两个卖笑的女人。我们的冒险家一眼看到,立刻就发现了一座城堡。他甚至还看见了城堡周围的四座塔,银光闪闪的塔尖和理所应有的壕沟、吊桥。那两位女士当然是美艳的小姐或高贵的命妇喽,她们是在消闲远眺。恰巧,有个牧童吹响了召回猪群的号角——这是城堡中的侏儒为通报这位骑士的光临而发出的信号。

他策马跑到客店门前,掀起硬纸做的护眼罩,露出又干又瘦、沾满尘土和汗水的脸,向两位女人致词致意:“两位小姐请不要躲避,也不要怕我粗野。按着我信奉的骑士道,对谁也不能非礼,何况我面前是两位一望可知的名门闺秀呢。”

两个女人觉得“闺秀”二字与自己的营生太不相称,不由得放声大笑。堂·吉诃德有些生气,又说:“美人应该举止安详,为小事大笑也很愚蠢。我不是存心冒犯,我这样说只是为了让两位小姐保持尊贵的身份。”

两个女人见他模样古怪,出语滑稽,越发笑得打跌。堂·吉诃德也越发觉得气恼了。幸亏店主人闻声赶出来排解。店主也故作斯文地说:

“绅士先生,您如果要借宿,我们店里就只没有床,除此应有尽有。”

堂·吉诃德把他当做了城堡的主人,答道:

“长官先生,我不拘怎样都行。因为‘我的服装是甲冑,我的休息是斗争……’”

店主人调皮促狭地接口道:“按您吟颂的诗句说来,您的床应该是‘硬石头’,您的睡眠是‘彻夜清醒’。那就请您下马吧,我这小店稳可以叫您整年不睡,别说一夜了。”

说着,他就上前给堂·吉诃德扶住鞍镫,那两个女人也上来替堂·吉诃德脱盔卸甲。可是,仿造拼凑的头盔用绿带子系了很多死结,堂·吉诃德又不让割断,只好留在脑袋上。堂·吉诃德还在彬彬有礼地遣词调句:

“从来女眷们款待骑士,

都没有这样殷勤备至!

她们是款待堂·吉诃德,

他刚刚离开家乡到此。

公主照料他的马匹,

他本人自有小姐服侍。

“两位小姐,我的马叫驽骍难得,我的名字是堂·吉诃德·台·拉·曼却。我本不想自报姓名,想用我将为两位效劳的功绩表明我是谁。可是我又忍不住要把《朗赛洛特之歌》的诗句改来应景,就预先把姓名奉告了。”

两个女人充耳不闻,只问他要不要吃什么东西。客店里却只有小鲱鱼。堂·吉诃德豁达地说:“小鲱鱼反倒好,比如小牛肉比老牛肉好,小羊肉比老羊肉好。”



于是,店主送上一份烹调得很糟的小鲱鱼,外加一个像堂·吉诃德的盔甲一样又黑又老的硬面包。堂·吉诃德戴着头盔,吃喝不便,一个女人把食品喂到他嘴里,店主用一根芦苇给他灌酒。这时,客店又来了个阉猪的人,他进门就吹弄了几声芦笛。堂·吉诃德听了更加舒泰、踏实了。他的确是在一个著名的城堡里;主人家正在设宴伴乐;小鲱鱼是大鲱鱼;面包是上好白面制做的;卖笑的女人是贵妇;店主是城堡的长官。他可说是不虚此行了。

他只有一桩心事还未了结:他还没有封授骑士呢。

3 堂·吉诃德讨封骑士

堂·吉诃德草草吃完客饭,把店主叫入马房,关上门,就双膝跪倒,说:

“英勇的骑士,我有一件事求助于您:我一心周游世界,除暴安良,尽我骑士的本分。但我必须有个骑士的头衔,干这些事才名正言顺。今晚我要谨从规矩:在举行封授仪式前夕,在您的小礼拜堂看护我的盔甲。请您明天一定封授我骑士的封号。”

店主人早已发觉他脑子有毛病,听他又说疯话,决计迎合他,借此取乐,于是就一本正经地应答应说:这要求十分合理,高贵的绅士应该有这样的意愿。只可惜城堡里的小礼拜堂准备重盖,刚刚拆掉,只好在院子里看守盔甲了。不过这并不妨碍明早的封授,堂·吉诃德马上就会成为世界上货最真价最实的骑士……他又问堂·吉诃德带钱没有。堂·吉诃德说骑士传记里没有骑士带钱的记载。店主说:那是因为这种事是不言而喻的,游侠骑士不仅要有饱满的钱袋,还要有侍从拿着褙褙,并且应该带干净的衬衣和疗伤的油膏之类,否则就太不成体统了。堂·吉诃德听得诚惶诚恐,表示一定听从这些忠告。

店主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住店的旅客,很多旅客当晚都出来看笑话。院子里月光如水。堂·吉诃德挎着盾牌,握着长枪,神气十足地在一口水井旁来回巡行。他的那副破盔甲就堆放在井边的水槽里。一个住店的骡夫想起该打水喂骡子了,要把水槽里的盔甲挪开。堂·吉诃德大声喝道:“嘿!莽撞的骑士!这副盔甲的主人是最勇敢的骑士。不论你是谁,别碰他的盔甲!否则你要准备用性命赔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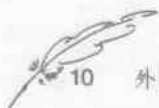
骡夫毫不理会,抓着盔甲的皮带,把盔甲扔得老远。堂·吉诃德见此情景,抬眼望天,与他的意中人通诚:“我的杜尔西内娅小姐啊!我这颗皈依你的心第一次受到侮辱了。我向你求援!在紧急关头请不要吝惜你的保佑啊!”

说完,他就放下盾牌,双手举枪,狠狠打在骡夫的脑袋上,骡夫立刻晕死过去。

堂·吉诃德把盔甲拣回来,重新堆好,又专心致志地来回巡行起来。过了一会儿,另一个骡夫大概没看到刚才发生的事儿,也跑上来挪盔甲打水饮牲口。这一回,堂·吉诃德二话没说,抡起长枪,就把他的脑袋打了个四分五裂。住店的人闻讯都跑来了。堂·吉诃德见状,挎上盾牌,按剑叫道:

“美丽的小姐呀!为你颠倒的骑士大难临头,现在是你垂念的时候了!”

他这样一喊,顿觉勇气百倍,即使全世界的骡夫一齐上阵也不在话下。一些骡夫为受伤的同伴雪恨,正把石头像雨点般掷来。他拼力用盾牌抵挡,决不后退一步。店主人见势不好,怕事情闹大,连忙出面平息众怒,说这人是疯子,打死人也不能判罪。众人停手之



后,他又告诉堂·吉诃德:那些蠢人已经受到惩罚,不敢再行冒犯了。他又说,封授骑士也不必太拘泥程序,关键的仪式只是拍一下颈窝,再用剑拍一下肩膀,堂·吉诃德已经取得这种资格。我们的骑士听了,立即转怒为喜,表示一切都听凭指令。

于是,店主人找来一本给骡夫供草料的账簿,叫一个男孩举个蜡烛头跟着,又让那两个女人助阵凑趣,然后,令堂·吉诃德跪下,对着账簿胡乱念了些鬼话,举手在堂·吉诃德颈窝上狠狠打了一拳,又用堂·吉诃德自己的剑使劲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这破天荒的封授仪式就此完事。堂·吉诃德谢过店主的恩典,也便名正言顺地履行神圣的骑士职责去了。

4 堂·吉诃德初试锋芒

走出客店,天已破晓了。堂·吉诃德记起店主的劝告,决定先回家一趟,置办骑士出门必备的东西,没走多远,忽听得右边的树林里隐隐有哭喊之声,他立刻兴高采烈了:

“感谢上帝照应,叫我马上就有机会尽尽本分。准有个人遭了难,等我去援救呢。”

他掉转辔头,寻声跑进树林。就见一棵橡树上绑着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一个粗壮的农民正拿着皮带狠狠抽打孩子光裸的上身。那哭喊声正是这孩子发出来的。

堂·吉诃德怒声大喝:“你这骑士太不讲理!怎么虐待一个不能自卫的人?骑上你的马,拿起你的枪,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个卑劣之徒!”

那农夫倒是有一匹母马,也有一支长枪倚在拴马的橡树上。可是见堂·吉诃德全身披挂,来势汹汹,他慌忙赔着小心解释:“绅士先生,这小子是我的佣人。他每天给我丢一只羊,我惩罚他,他却说我是耍赖掉欠他的工钱……”

堂·吉诃德道:“我凭照耀咱们的太阳起誓,你要是再分辩,不把工钱给他,我就用这支长枪戳你一个透明窟窿!”

那农夫只好闭嘴,把他的佣人解开了。堂·吉诃德问那孩子该讨多少工钱。孩子说:九个月的工钱,六十三瑞尔。农夫战战兢兢地分辩说没有这么多,因为他还给过孩子三双皮鞋,又曾花钱给孩子用放血的办法治病。堂·吉诃德立即做出公断:

“他穿破你几双皮鞋的皮,你也打破了他身上的皮;他生病的时候你叫理发师给他放血,他这会儿身体好好的,却被你打得出血。旧账一笔勾销,工钱你还得照付!”

农夫说:“我身上没带钱,你叫这小兄弟跟我回家,我一定如数给他。”

孩子说:“先生,我可不敢去,他准会把我活剥了皮呢!”

堂·吉诃德说:“不会,我怎么命令,他都得照办。如果他凭骑士封号起个誓,就不会食言了。”

孩子说:“他可不是骑士……”

农夫说:“我发誓,凭骑士的一切称号发誓。小兄弟,我回去一定把工钱给你,甚至还要给你添上点儿油水呢。”

堂·吉诃德说:“油水我免了你。记住,你发了誓就得做到,不然你即使藏得比壁虎还严,我也能找到你。听着,我是专打抱不平的堂·吉诃德·台·拉·曼却!”

说完,他便以为功德圆满了,踢动骠骑难得,一阵风似的驰出了树林。



那农夫目送他没了踪影，就转过身，抓住佣人的胳膊，重又把他绑在橡树上，狠狠抽打了一顿，只抽得那孩子九死一生。此时，我们的骑士却正喜不胜收地向意中人报功呢：

“绝世美人杜尔西内娅啊，你现在真是普天下最有福的人！名冠古今的堂·吉珂德出师大捷：残忍的敌人无故鞭打娇弱的孩子，你的骑士把他的鞭子夺掉了。”

正说得痴迷，迎面来了一队商旅。他觉得这又是天赐之便，可以继续照章行事了。他勒马挡住了那队心目中的骑士，傲然说：“你们大家都得承认，普天下的美女都比不上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谁不承认，休想过去！”

商人们见他出语荒唐，马上知道这是个疯子，其中一个人调侃道：

“绅士先生，我们不知道你所说的美人儿是谁，你且让我们瞧瞧吧。”

堂·吉珂德说：“我要是让你们瞧见了，你们再承认还有什么稀罕呢？关键就是要你们没看见就深信不疑，奉为真理。”

那位商人说：“不然你让我们看看那小姐的像片儿。即使她一眼瞎一眼流朱砂和硫磺，我们也要讨你的好，使劲地恭维。”

堂·吉珂德勃然大怒，喝道：“无耻的混蛋！她眼里不流那些东西！流的是龙涎和麝香！她更不是独眼！你信口褒贬我的绝代佳人，我决不饶你！”

他跃马横枪，直取那商人。不料那驽骀难得偏不争气，来了个马失前蹄。他摔了下来，滚得老远，一时又让身上那套行头碍住手脚，爬不起来。他一面挣扎一面喊道：

“胆小鬼，不要跑！等着我！我的马把我摔倒了，不是我的错！”

一个为商人赶骡子的小伙子走上来，夺过长枪，折作几段。又随手拿起一段，把堂·吉珂德结结实实揍了一顿，打得像碾过的麦子。打累了，那队商人才重新上了路。

堂·吉珂德七死八活地躺在地上，想了想，又暗自庆幸起来：遭灾受难，对游侠骑士而言也是理所当然的。

5 堂·吉珂德痴心不改

堂·吉珂德的一个街坊去磨坊回来，认出了这位受难骑士，把他送回了家。他的管家妈和外甥女儿正为他不辞而别而着急，把他的两个好朋友神父和理发师叫来商量，见他半死不活地回来了，自是又喜又忧。大家问他吃了什么苦头，他说自己刚与十个高大无比、凶猛绝伦的巨人打了场恶仗，眼看要打胜了，却被座下的驽骀难得摔了一身暗伤。

神父听了他这些颠三倒四的叙述，明白这是中了那些骑士文学的邪毒。管家妈和外甥女儿也揭发说：他在家看了那些倒霉的小说，就经常痴痴魔魔的，把书一撂，拔剑对着墙乱砍，砍得精疲力尽，就说刚刚杀了高塔似的四个巨人。累得大汗淋漓，说那是打仗受伤流的鲜血，喝一大壶凉水定神，说那是什么大法师送来的仙水……神父越听越觉得那些精装大书和简装小册子十恶不赦，便约同理发师，趁堂·吉珂德在楼上卧室睡觉养息的机会，对他的书房进行了一次大检查。他们十分认真地浏览了那一百多部作品，至少是看了看书名。经过一番绝对公正的审判，那些书大部分判了火刑，被管家妈抱到后院烧掉了。

为了铲除好朋友的病根，神父和理发师又堵死了堂·吉珂德的书房。过了几天，堂·